

明

史

明史卷四百一

奸臣傳

奸臣上

僉壬之生也不知是何肺腸明明分義不憚公然肆  
之以迄作奸犯科無所不至大都皆患失之一念為  
之故曰鄙也易曰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固知元惡大  
憝何代蔑有在上者辨之早而防之深自不至于大  
段城裂耳不然者養癰蘊毒一潰即亡莫以云救乎  
惜曰天網恢恢貫盈必殛然剪祛剗刈所傷亦多殆  
未可以為常也明代巨奸指不勝屈跡其滔天之勢  
未必不始於涓涓是可取而鑒矣

胡惟庸定遠人洪武初任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聚  
政為同里薦擢太常卿累官至中書參政與善長深  
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日往來行權賄事帝嘗  
以事責善長因問相于劉基謂楊憲汪廣洋皆不可  
次及惟庸基曰小犢耳將債鞍破犁惟庸啣之楊憲  
敗帝卒用惟庸與汪廣洋同相基大感曰使吾言而  
驗也其如蒼生何因憂憤成疾基嘗言於帝甌閩之  
間有隙地曰浚洋為醜盜竅立巡檢以控扼之姦民  
弗便也相率挾戍卒叛基使子璉上書奏之皆不先  
白中書惟庸迺使刑部尚書吳雲劾基以浚洋路山

南海有王氣欲圖為基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說以  
害其人致激變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其  
子璉帝不聽第令移文使基知基馳入謝俄有疾惟  
庸覘帝念基稍怠乃陽與好扶醫來視疾基飲其藥  
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帝帝未省也竟不起  
蓋惟庸自楊憲誅奪任為丞相丞相權至重諸司封  
事先白後以聞有不便者徑屏去不奏四方奔競日  
至丞相門武臣諛佞者多附丞相饋金帛名馬玩好  
不可勝數其不附己者憐之至死禮部員外郎吳伯  
宗剛直不屈惟庸惡之坐以事遣鳳陽伯宗乃疏

庸罪狀不宜獨任恐滋久為國大害得召還而魏  
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于帝惟庸陰誘達  
者福壽為己用冀以圖達迺為福壽所發其定遠  
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高數尺使者爭言為丞相  
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夜有光燭天惟庸益  
自善會惟庸家人為奸利事道閔榜辱閔吏吏奏之  
帝怒殺其家人惟庸謝不知帝又究故誠意伯死狀  
責汪廣洋同在相位惟庸所為多不法知而不言十  
二年廣洋誅惟庸懼其明年惟庸子乘馬奔入魏  
中馬死惟庸殺魏輅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

其家帝不許惟庸蓋懼有逆謀誑言井中醴泉湧帝  
將臨觀之駕西出守門監雲奇走衛蹕道勒馬有所  
言氣方勃舌鴟不能達意帝怒左右搥之奇垂斃臂  
已折猶指賊臣第帝悟登城覘之帷中有刀劍林立  
狀乃遣兵圍其第一一就縛于是御史中丞涂節告  
惟庸反并其盡死劉基事辭連吉安侯陸仲亨平涼  
侯費聚二人皆有罪被誣惟庸因陰謀誘脅二人往  
來交密二人過惟庸家酒酣并左右言公等數被誣  
一旦甚之奈何二人惶懼無所出惟庸因告以已意  
且令其收駢軍馬以俟皆從之惟庸因與御史大夫

陳寧謀邀至省中聞天下軍馬藉令都督毛驥取鄉  
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布為心膂而太僕寺丞  
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惟庸令存義陰說  
善長善長驚愕曰爾何出此言滅族矣存義不敢應  
去之旬日惟庸復謂存義成事當盡指淮西地王太  
師善長驚不許既而嘆息起曰吾老矣恣瀆之所為  
存義遂告惟庸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內惟庸  
西南坐善長東南坐屏左右款語遙見領首而已而  
許不得聞惟庸因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約掠庫兵  
納倭舟中因其入貢而以為獲河南人封績者收元

臣來歸帝官之不受遣還鄉又不去坐蒲戍邊惟庸  
道封績書請因以臣元引兵為內應時高弼降中  
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  
不能隱遂論死又以除節本為謀主事不成始上變  
告併誅節

陳寧者茶陵人其始為小吏通經有治才從軍至金  
陵館軍帥家帝命諸將各言事軍帥武人不能言寧  
代為書帝覽稱善召見擢江南行省掾史總知蘇州  
後為御史大夫常奏事帝御東閣方櫛髮望見寧命  
止之櫛已乃出其見禮也如此亦嘗同宋濂召入



酒賦君臣間宛然家人父子也然寧性暴急其  
蘇州也烙人以趣餉帝責其酷其子孟麟亦數諫寧  
寧怒杖殺之帝曰寧於子如此何有君父寧聞亦懼  
後帝與廷臣論刑罰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  
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帝王平刑緩獄天下自服未聞  
商鞅可堯舜也寧慚退尋復與汪廣洋劾奏李善長  
罪帝宥善長惡寧胡惟庸為徐節所告謂與寧謀叛  
至方中同聞天下軍馬圖籍論死乃下詔言寧淫昏  
不率坐視廢興以致丞相惟庸黃緣為奸枉法惠罪  
撓政誣賢宣示天下

焦芳泌陽人天順中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  
芳事賢若廝養同列羞之性猜狠無文衆盡畏其口  
或語萬安曰不學如芳亦將為學士乎安曰馬得知  
芳聞曰是必彭華間我刺華長安道初命翰林纂  
修文華大訓為東宮進講獨華等數人為之芳不與  
心恥焉時嘗講輒摘其疵曰某當作某蓋誤芳素此  
尹果父子及尹敗坐繫詔獄既出貶桂陽同知芳疑  
出華安銜兩人者入骨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  
川提學副使上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謀復翰  
林百方時宰畏之不得已陞為南通政以憂居家

李傑亦故出自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溥  
運傑故署劉健不可曰焦芳日夜伺此今日援傑它  
日能拒芳邪溥不聽及傑入芳兼程至亦授太常少  
卿兼學士未幾陞禮部侍郎日于衆中謾罵健芳在  
禮部行文書有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不閱白尚書職  
政吏部則馬文升為尚書老臣矣亦時時劾侮之若  
陰結言官使并劾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力求入閣  
謝遷抑馬亦怨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鞅大焉也正  
德初戶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集議僉謂  
理財無奇術惟勸上節儉而已芳知帝左右有竊聽

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酒用度况縣官耶諺云無錢簡  
救紙令天下通租何限不是簡察乃獨損上帝聞之  
善文升去遂以芳代之會八中官集上戲樂給事中  
劉滌陶諧等極諫韓文王贇亦欲總上疏疏當首吏  
部走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已既上召諸  
臣左順門芳故吏履徐行曰今日之事為首者當之  
乃又泄伏闕謀于瑾瑾深德焉健遷去瑾接入內閣  
凡瑾所以濁亂海內變置舊章皆芳道佐之芳過瑾  
稱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海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  
口四方賂瑾者先賂芳立慮矣芳于黃中亦做狠不

學舉進士廷試芳謀得狀頭李東陽王鏊為真二  
首方言瑾徑授翰林簡討又一年驟改編修然尚時  
時以予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曰黃中昨  
在吾家吾試之搗詩甚拙顧恨李耶瑾怒翰林官傲  
已欲盡出之外張綵勸不可及纂修孝宗實錄成瑾  
復持前議綵復力為勸瑾意良平而芳父子與其私  
人簡討段冕輩文致諸翰林密授瑾是以有擴充政  
事之名芳大都惡南人其于江浙尤甚既德憑瑾裁  
江西解額著令餘姚江西人毋選除京朝官即見一  
南人遂一北人進輒喜雖尚論古人亦輒舉北而致

南寄為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瑾其與修孝宗實錄也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推長者名鄉芳肆情誣毀又自喜負曰今朝廷之上無如我直者始張綵為印時芳薦以悅瑾意可共盡利既綵為尚書芳父子納賂為人無虛日綵不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昱者見芳勢衰轉附綵盡發其陰事互構于瑾瑾大怒先是土官岑濬沒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反日至于操刀芳病卧黃中與其妾亂瑾對人常顯斥芳也真鐫平禮部以黃中充頒詔使瑾復沮黃中不與行芳

慙乃乞歸予致仕瑾敗革去散官月米黃中黜為民  
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省趙風子等盜起至泌陽火  
之發客仆墻多得藏金馬掘其先人塚墓雜燒以死  
盜骨曰使無擇也求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樹面  
縛如首罪狀歷數之使羣盜糜之以白刃曰吾得手  
誅此賊死不恨矣風子臨死呼市中吾非反者恨焦  
芳父子二賊謀劉瑾為亂欲誅之以謝天下未能也  
然老賊予已屈辱之小賊適誅為介介耳劉二漢亦  
曰吾死固當吾家所行後蘇張絲始蘇焦芳絲與我  
極刑芳晏然何也

劉宇禹州人。舉幹魁偉。自知縣擢監察御史。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用法多鈞距。所至剛愎自用。然亦有能聲。嘗鑿品字塞制鐵子砲。以禦邊。孝宗以為才。正德中以邊警墮。右都御史總制宣府大同軍務。奢靡無度。奏帶僕從數百人。責有司供。張不肯。至邊。尅減邊儲。首以萬金賂瑾。使其子俸拜瑾為父。瑾自是賂千金者不復留視。遂論修邊功。賜金帛。廕子錦衣百戶。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勅未出。而宇已至國門矣。宇恃橫恣。御史有所拂。輒鞭朴之。瑾以為能。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時許進為吏部尚書。瑾



因事去進遂以字代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屢  
受玉帶蟒衣之賜宇在兵部賊賂狼籍轉吏部繕紳  
之醜不逮憤帥乃甚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也張綵  
為選部事皆繇綵宇尸位而已綵既遷宇益憤憤瑾  
乃復轉綵為侍郎佐之瑾才綵甚亟欲援之尚書不  
忍罷去宇加宇大學士俾入內閣先日瑾詣閣中賀  
宇為瑾置酒其明日猶入瑾曰此地容彼入耶宇聞  
疏乞者墓歸人謂宇偃然黃扉不及曹元流毒善良  
不及焦芳也元大寧前衛人徒以與瑾葭莩之舊繇  
山東布政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日對人錯謔市井鄙語而已瑾誅上言願宥不職之  
罪聞更生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  
詔許致仕頃之燕為民元老無子而盛治第京師每  
從瑾所飽飲出意氣甚得瑾收取所藏違禁服用竊  
夜焚之未幾貧悴遂市其居賣家自作墓誌曰即死  
誰銘我

張錄翠昌人美丰儀弘治末年官吏部文選郎為馬  
文升司屬文升稱其精敏公當亡何給事中劉莊論  
其顛倒選法錄引疾不辨而去士論高之劉瑾搜求  
告一年以上者盡籍其錄赴京補舊官時瑾好私其

鄉人絲既為瑾同鄉，京師諸公多薦之者。瑾蓋有意絲，絲殊未知。既謁朝，尚書許進問曰：「自河下來矣。」絲曰：「何為河下？」河下瑾所居也。居數日，乃往見瑾。見絲狀貌，蓋喜，迎笑曰：「好鄉里，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要人如是。」鄉人避來最得也。居亡，何以邊才陞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繇瑾陞戶部侍郎，與絲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魏馬革屏後，羣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謝，皆歎曰：「好男子，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絲歸過瑾，瑾設酒肴，預侍曰：「今日非都。」

惡我顯被老韓羞殺因挽竟日錄為選郎時奪其鄉  
人撫州知府介妻平陽知府怒妻又欲奪之怒不與  
遂陷怒公罪送妾始得論城其性資柔悅善依瑾故  
愛之至其綜覈敏練亡如也既遷都御史吏部尚書  
劉宇不能舉其政東廠偵校告瑾瑾未兩月復遷錄  
吏部侍郎又亡何轉錄代之錄自以起郎官不兩歲  
至尚書因詩瑾辭瑾厲色曰公已二十年名進士有  
何不可昔太祖用布衣為宰相皂隸為知府但要舉  
其官耳我不曾徇私要錢為朝廷用人何管遷驟錄  
不敢再言後自塘曰事及孩兒誰不會抱此時但能

有所轉移少息衣冠之禍百凡付諸天耳。綵與朝士  
言稱瑾才畧過人常呼為老者進退人才不率舊章  
惟瑾意然。綵言瑾亦無不聽時乘間為諸公居間亦  
有之。瑾嘗謂綵祖法最嚴今乃久廢我故欲大振之  
綵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高但祖宗痛懲貪污今乃  
未免示人人生百年為期受用能幾最可重者竹帛  
垂芳享之不窮不才家居見有司條件科歛當時為  
盡入明公之橐到京徐察乃知未然是怨則歸公利  
遍于衆何苦乃爾公自不用誰敢多取取既不多人  
當自服祖法不難振也。瑾曰做冢宰教我幾誤一生

即今內外堆積身後好了他人我自落得箇馬名耳  
乃畫幕夜辭金故事于大門之外御史歐陽雲給事  
中吳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背以多賂瑾為瑾所黜  
罷御史節饋瑾未至瑾先發之捕獄論死瑾謂綵曰  
驚驚不喫驚驚肉今也喫了南京祭酒某求轉亞卿  
南北直隸提學一求大理少卿一祈免察各賂千金  
以上三人管秀才掌風化乃如此不知敗壞多少好  
子弟皆點之始士大夫見瑾門盡辭金皆笑既乃知  
絲絲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多驕財壞事瑾如所舉  
名盡逐之然綵平日雖知敗瑾瑾踈同類同類以為

綵教之綵有所推舉恐不先白內閣諸公諸公亦銜  
馬一日瑾涕泣語綵曰始谷張諸人患外臣籍我輩  
推余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所摧折衣冠多矣今天下  
之怨皆集于余諸人晏然享之余未知所稅駕也綵  
因辟左右曰今上未予勢必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  
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亡憂也瑾曰善  
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為吾自立耳綵告不可瑾  
怒以茗盃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奉旨下都察院獄捕  
問午門前坐綵與瑾同叛綵句喙曰皇天后土太祖  
太宗可鑒此心綵書生二十年位至尚書更復何望

乃思及此在上皆讀書明志孝請各求之于心瑾雖  
死所親信子姪尚在請加遠問有何指撥左驗何必  
問絲轉呼打二十棍押回獄五十餘日卒已有旨與  
楊玉石文義等判屍長安市

嚴嵩者分宜人童言宿生頓悟絕人瘦削而神甚王  
溫如也始為翰林請歸鈴山讀書十年乃出其為文  
章清潤雅乘交遊皆知名士士以此趨之嘉靖中積  
資至禮卿即以賄被劾然和嫖稱上尋入內閣年六  
十餘矣嵩科第先憂言位次之言每傲然括嵩上而  
為事言甚謹嘗共終嘗慮第請言酒言辭不見嵩布



虛坐展啓跪讀萬見驚平娥下氣于是言以萬為伏  
已不之防也世宗既用河套事怒言萬故厲聲抗聞  
上所言大驚公平日乃不如是既而見帝極誠言擅  
權自用言誅而萬為首相矣始帝尊事上真西苑壇  
而醮命輔臣冠道士冠詣壇上香言不奉旨萬獨籠  
紗帽而入既詣壇脫帽見冠上香言故以必得罪而  
帝乃內親嵩嵩既為首相念自幸于天子即朝夕直  
苑中板房不敢洗沐私家天子稱嵩忠勤敏速賜銀  
記每召對便殿輒至夜分賞賜頻繁躡等嵩相二十  
許年草青詞精心從上奉真而以朝政內委其于世

蕃凡九卿科道官有所請則曰小兒識天下大體可  
與商世蕃以父任為工部侍郎校誦有機智頗記識  
往牒是時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難事皆能援已然參  
所見以對其父高依所對以聞上時時契上意高蓋  
謂世蕃能世蕃嗜酒兌誕姬妾滿前倚父寵竊國柄  
無忌受四方財賄累數百萬有不得其意者陰借上  
旨殺之於是嘉靖之季嚴氏之勢震天下然帝在位  
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高承夏言之後不敢有  
可否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而已世蕃既外引高  
所左右者示威福于外卿非高所欲殺者天下亦

競指爲矣嘗請上建爲恩解其里中以奉貯所賜其  
像及先後諭札江西都御史張岳給千金爲之布按  
兩司爲請蓋岳輒不肯曰此之爲多矣岳寒骨稜稜  
有馬羊一張而已爲貽書謝岳公伯夷之築也林一  
新者以僉事分巡嵩僕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  
師嵩甚加敬禮其能重賢士大夫若此也乃有馮懋  
卿趙文華數輩爲世蕃狎客光祿寺少卿白格常者  
至以粉墨塗面供世蕃歡笑文華拜嵩爲乾子尤密  
數從世蕃干預朝政外貪橫于有司中朝恣睢公卿  
間於是嵩名蓋汙辱世蕃賍私狼籍濁亂綱紀京師

稱大小丞相嘉靖末債帥懦將大壞邊事時論皆以  
咎嵩嵩為相二十餘年年八十餘帝雅意望壽考數  
問嵩卿如何長生以是久見留嵩父子諂諛以欺上  
貪污以率下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弼縫者以為有  
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而天下  
之士風壞矣嵩妻死帝厚其卹典過故事而世蕃不  
欲扶柩還嵩乃為請曰臣老不可一日無世蕃侍所  
之令世蕃無守制世蕃挾容曲宴擁姬妾日歌舞世  
蕃子效忠安坐京師兩廣都御史為上功曰在軍門  
敬賊效忠死以次孫檄襲替叙為錦衣千戶而嵩家

僅羅龍文列銜中書書繕紳間矣家僅年世著所  
士大夫之無耻者競呼年孝山先生不敢名也刑部  
郎中徐學詩都給事中厲汝進錦衣經歷沈鍊南京  
御史王宗茂兵部郎中楊繼盛周冕給事中吳時來  
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于譴繼盛  
至坐誅沈鍊掉入妖人爰書論死朝野搥手莫敢復  
及嵩嵩結納諸奄人偵西內動靜朝夕數至嵩隨銀  
緡裘金勞之因得以將迎上心上所欲為唯唯從順  
上雖微知世蕃外所為念嵩撫媚不欲發久之方士  
監道行以筮進帝問筮今群臣孰貪筮下書相嵩貪

天子心動矣外莫知也御史鄒應龍避雨一內侍所  
內侍為應龍言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事曰如臣言  
不實願斬臣首以謝嵩嵩乃以得罪令致仕去世著  
戍烟瘴地世蕃子鵠及龍文皆遠戍充軍年錮于獄  
而宥鴻為民使侍嵩老嵩既去天子思嵩佐奉其謹  
悒悒不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營金左右毀道行道行  
亦坐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御史  
林潤劾言其南通倭北通邊且為亂天子於是即令  
潤家逮世蕃下刑部獄籍嵩財產守巡官至嵩家點  
簡嵩從旁視之嘆曰黃臺宋知至此藉時珍玩無算

白金溺器饋者自署辨答其底其穢籍如此世蕃短  
項肥體炒一日久繫獄殊不知上意欲殺之一日棗  
拘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緹騎之士標白幟押  
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至某處輒報入上前  
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出宿于野寺亦病死  
趙文華慈谿人秀才時為人授館既舉進士授兵部  
主事蔚有文名坐豪宕不務謫東平州同知後為南  
京稽勳主事改刑部主事歷陞通政使拜嚴嵩為乾  
予久之吏部尚書萬鐘推為鄧陽巡撫文華不喜補  
外會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論文華邪媚奔競寵賂

滋章御黨縉紳合咎共鄙亟宜罷黜以重臺憲文華  
乃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萬鎰意在出  
臣族所親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帝怒黜鏗并伯辰  
為民文華留如故頃之陞工部侍郎倭大毒江南文  
華上禦倭七事首言倭居海上宜禱海神帝方尊事  
上真文華言合帝意帝為之罷兵部尚書彘豹命文  
華視師江南文華負挾恣睢蹟貨殃民稍睚眦立摧  
折之是時禦倭者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帝委為大帥  
得便宜行事開府辟召經慷慨平賊顧所倚大將何  
瑯沈希儀老不可用新進操猾之徒果往速退連戰



不利望實不無損文華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兩  
自喜負謂經不足辦賊倭願指凌其上而經夷然不  
與深計文華疏劾經坐誅文華謂倭無足滅也日夜  
與宗憲督戰而倭益猖獗復委代經者周琬病不任  
而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頗嗜酒帝罷琬為民天  
寵坐論死而宗憲代天寵矣時江南倭有二一出掠  
于溧水一據華亭之陶宅溧水倭南下至浙墅閩蘇  
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恐其合陶宅倭與僉事董邦  
政托而殲之文華欲攘為功趨至浙墅而邦輔已奏  
捷歟大恨與宗憲自將浙兵約邦輔以直隸兵會勦

陶宅已背敗文華掩而不言反劾邦輔邦政求協邦  
輔不得叙浙墅功而邦政亦下總督都御史逮問矣  
給事中潘棧先後訟邦輔功言文華欺誕負商命帝  
不問也七何倭來日盛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狎聞  
文華乃知賊未易卒圖通遊擊曹克新總兵俞大猷  
有小捷文華遂有歸志遽言賊解請還闕許之是為  
嘉靖三十四年明年文華還顧倭日甚不能蔽即言  
臣還時南寇大都滅獨零賊未盡耳帝疑之問萬嵩  
為吏吾對時代統總兵者楊宜文華因言宜不稱帥  
獨宗憲可以代之帝又為之罷宜也吏部尚書李默

推代宜者不用宗憲以他名上默自其為即時受上  
知所至皆上特簡用是不附嵩並惡文華時時於公  
卿間沮折之文華大恨至是密奏默黨逆不容誅又  
部試選人策目引用漢武唐憲措詞無君帝大怒遽  
默詔獄論死卒用宗憲代宜而文華為工部尚書矣  
已而江南倭猖獗日甚帝已遣兵部侍郎沈良才獲  
視師示江南嵩乃教文華自以意請優往而內言良  
才不勝任也帝復以命文華時賊勢已衰則與宗憲  
竟平之其明年歸為工部尚書如故會方士製首花  
酒曰仙酒文華以進言臣師嵩常服之是以壽帝問

嵩嵩不知即對臣之能老不知其故非聞仙酒也嵩  
惡其不白已也詰文華文華叩首謝罪嵩怒呼左右  
拽出令門者毋為通文華日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  
乞憐為白夫人以其兒也宥之一日嵩置酒堂上諸  
義兒及世蕃侍立文華遙望不得入乃曲膝左右伏  
軒櫺下酒中夫人曰今日何少趙氏兒嵩曰阿奴那  
得在此夫人因婉雪之嵩色微和文華竊望遽走入  
伏席前涕泣嵩遂留侍飲然意未慊也至是帝賜文  
華衣文華飲世蕃所歸醉拜賜帝聞激不憚而是時  
已覺其在江南歿蹟狀正欲斥之會修燬殿不趣辦

遂命回籍。隨以子錦衣千戶恩。懌上疏。犯所禁。遂革  
文筆。及恩懌官。遷戍之中外。大快文筆嗜酒。病。盡被  
斥。後偶捫腹。五臟悉出而死。

明史卷四百二

奸臣傳

奸臣下

魏廣微南樂人父允貞神宗朝為御史頗著直聲自  
有傳廣微成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官翰林天啓初日  
侍講讀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時魏忠賢弄權與客  
氏肆虐宮中漸及外廷廣微以同姓故久附忠賢二  
年冬枚卜前資者孫慎行盛以弘忠賢力持用廣微  
三年入閣辦事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  
四罪忠賢頗懼乃輔臣韓爌為之地爌不從乃令廣  
微調旨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廣微謂其侵己恨之

遂先下忠賢辭啟。跪俛極溫諭。次日連跪下切責。不  
少貸。由是忠賢有所欲。為廣微粟。擬或稱中旨以行  
之首輔。葉向高無所展布。強半注籍去。吏部謝陞。知  
時政日非。亦去。且以書規廣微。史記事黃汝亨。各以  
大義告廣微。皆拒不納。冬十月有事太廟。帝冕而升  
百執事。咸集飲福。受胙。且畢。廣微踉蹌入拜。跪吏科  
給事魏大中劾其無禮。廣微上疏辨。御史李應昇奏  
廣微當退請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宥。與言官為難。  
廣微見疏。擲于地不食者二日。欲廷杖之。請至何以  
見乃父于地下。語氣懃而止。楊漣之劾忠賢也。有謂

廣微者曰楊建攻魏公波及閻下公知其故予曰不  
知也曰既者楊建造意者左光斗潤色者繆昌期吾  
為閻下足了此事矣廣微首肯遂與盟尋令御史陳  
九疇發其端因會推復理移宮舊案改入封疆誣以  
受熊廷弼賄獄成吏部尚書崔景榮革一疏坐廣  
微寓中迫之申救廣微不得已為之上疏竟斃楊建  
左光斗繆昌期等下獄後復逮李應昇掠死之併極  
慘毒焉趙南星家居三十年起復入朝謂廣微南星  
故與廣微父善乃以父執自居廣微力排之削奪其  
黨山西巡撫郭尚友承其意誣南星戍之初廣微入



相以己意用墨點縉紳冊分差等目為邪人葉向高  
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終昌期妣希孟陳子壯  
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  
宗建李應昇等六十七人密達忠賢以漸擯斥復手  
書所欲欲用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  
阮大鍼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擢用五六年間  
生殺予奪悉如廣微所指一時善類驅戮無道五年  
八月乞休命馳驛歸里侵歿于家愍帝立治忠賢罪  
天下以廣微通誅為恨焉

崔呈秀薊州人萬曆四十一年成進士初授行人後

擢御史天啓四年巡按淮揚有狼籍聲吏科都給事  
魏大中發其僇遺事回遘左都御史高攀龍劾罷之  
呈秀乃青衣持賂叩忠賢結為乾子忠賢大悅出中  
旨免劾復職呈秀之通中賢也由許東爨東爨故石  
元雅家奴于呈秀為居停主呈秀與結忘年交凡有  
所白皆東爨密達之忠賢天鑒錄則東林及東林之  
黨所謂真心為國不附東林者呈秀諸人也同志錄  
點將錄以裨史侏儻名字配諸君子乞東爨傳進忠  
賢聞之喜曰崔家愛我替我出氣報仇也奉為聖書  
諸所不快呈秀自劾或教人劾之高攀龍袁化中魏

大中朱延禧革無得瓦全者五年陞大理寺丞尋陞  
工部右侍郎監殿工忠賢以督工為名日與呈秀相  
見輒屏人密語良久乃去自是蓋密又不藉東奏矣  
忠賢日不識丁呈秀教之修三朝要典紅丸槌擊移  
宮指為楊左諸人罪案藏于皇史宬又上言東殿勤  
慎急公清廉勵操蠲年例免風逋宜褒美自是頌忠  
賢功德者不絕呈秀欲為忠賢建祠薊州薊州道朔  
士容不聽遠士容掠之幾死王家棟者御醫士也檢  
上林署丞出入呈秀門時戶部主事于志舒因家棟  
通賄呈秀得除吏部而懷來兵道丘志充求陞太僕

家棟為狂呈秀家夜遇廠丁獲其賂呈秀乃以誣其  
隣禮部尚書李思誠思誠不知也其巧于卸罪類如  
此六年陞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七年陞兵部尚  
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奪情視事不用  
緣墨既竊兵柄復搃國憲威權重矣熹宗崩羣臣入  
臨忠賢在喪次日且腫無所言群臣士少之獨呼兵  
部尚書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纂  
呈秀以時未可故止愍帝既位錢嘉徵許可徵吳鴻  
業劾呈秀及其子鐸登御薦事呈秀罷歸荊州列姓  
婁羅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卮輒擲壞之飲已自經其

子鐸試僅成二藝削籍戍邊廷議呈秀死有餘辜斬其屍于薊州

溫體仁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為人曲謹而猛鷲機穽甚深崇禎元年大學士劉鴻訓罷時周延儒以召對稱旨會推閣臣不及延儒而胥主錢謙益體仁惡之乃訐謙益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當與枚卜帝召廷臣雜訊之帝曰體仁所奏神奸雜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敢盡言吏科給事章允儒曰體仁之糾何不先于枚卜也體仁曰茲卜相事大不得不力

爭升允儒曰朋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帝  
叱之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帝責謙益謙益引罪而  
出乃相延儒延儒力援體仁明年亦入政府初魏崔  
逆案輔臣錢龍錫王之表崇煥之獄起言路謀借崇  
煥以報龍錫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則延儒體仁王之  
會編修黃道周疏救延儒意稍解乃釋龍錫事詳龍  
錫傳中嘉善錢士升龍錫門生也頗結體仁以傾延  
儒值太監王坤疏攻延儒體仁則陰助之延儒放歸  
而體仁首相矣何吾鸞文震孟欲擢工科給事許譽  
卿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糾譽鄉震孟嘗

論庶吉士鄭鄞當遷除固拂禮仁意至是擬陞疏止  
奪舉鄉俸禮仁不可揭上而吾窮震孟俱罷矣鄭鄞  
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鄞薄于宗達故宗達訐  
之禮仁惡震孟併怒及鄞以宗達揭入告卒磔鄞其  
實鄞無杖母事也禮仁逐震孟頗引士升為繼士升  
亦助禮仁至是禮仁併欲去士升借士升弟士晉事  
擬旨下之士升亦引歸語詳士升傳帝論囚素服召  
問臣商確禮仁無所平反惟依違唯諾而已禮部侍  
郎陳子壯嘗過禮仁禮仁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  
同子壯曰公以將順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義禮

仁意沮其固寵得君蓋此術也自入相後攻者無虛  
日而劉宗周一疏尤適肖體仁行事狀然黨同之說  
中于上心攻者愈多任之愈固崇禎十年六月不得  
已罷免仍賜金幣遣人獲歸蓋帝憤廷臣苞苴無狀  
體仁故為刻厲以自表見遂始終信之而生平黨邪  
排正諸事行之未嘗有迹因主柄陰為所假帝不之  
疑也殘謚文忠蓋亦帝意云

馬士英貴陽人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南部主事  
天啓初由陝西司部中出守歷嚴州河南大同三郡  
崇禎三年擢山西陽河副使五年巡撫宣大總督太



監王坤論其罪遣戍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為營救宥  
士英起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十七  
年流寇告急詔分別鳳督士英等加寶著三月十九  
日京城破帝縊煤山南都兵部尚書史可法等方謀  
迎立遼疑未決也士英得北中消息預令阮大鍼竄  
福邸謀挾四鎮為援遣書可法可法答有福邸三大  
罪五不可之議士英執以為可法後日罪五月朔以  
四鎮兵擁福王南下改元弘光士英專國諸未有所  
舉士英乃廷薦阮大鍼知兵勝寇帶陞見高弘圖請  
下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

非阻大鉞舊制宗堂必會議乃見公拜士英曰我非  
受賄何所不公獲為大鉞奏辨言忠賢之逆非闖賊  
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獲持舊局卒用大鉞為兵部  
侍郎時左都御史劉宗周赴召首言大鉞進退關係  
江左興亡而士英陰尼之不得上湖廣巡按黃澍承  
天守併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  
英奸貪不法志孔亦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  
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語弘光  
曰主上非馬公不得立茲逐馬公天下議主上背恩  
美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馬公去誰

復有念主上者弘光默然慰留士英對後連上十疏  
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毋因  
一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盛禍患驟至  
又云自魏瑞竊神器以來賈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  
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除魍魎士英乃趨  
澍去外與大鉞暨楊維垣等謀將盡殺東林人內與  
弘光飲酒演劇賣官鬻獄或夜半書士英堂中云闖  
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光有耳一元五擗中原來  
其人不可得亡何聞

大清兵至宿遷有請視師江北者士英疏稱

大清兵難屯河北然流賊之勢尚張不無後慮遂  
投鞭問渡乎都督陳弘範使北還稱

大清兵旦夕南下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馬左  
良玉舉兵東下檄數士英罪狀士英懼專理部事不  
入直遣諸將禦之時

大清兵亦至淮揚弘光諭士英曰左良玉非叛今宜  
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皆良玉  
死黨為遊說寧君臣皆死于

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嗔目大呼有異議者斬諸臣  
咸為咋舌良玉病死其子夢庚率兵至采石南軍敗

之授聞晉大鉞等太子太保未幾

大清兵破揚州士英令各門下閘辰開中封不數日  
弘光乘夜出奔五鼓士英奉母后召黔兵護衛走浙  
經廣德州守趙景和聞之曰彼不奉君而奉太后詐  
也且兵無紀律特賊耳奈何使賊戕吾民於是閉門  
設守士英攻其城破之執景和謂之曰汝反耶景和  
罵曰爾為大臣不同心捍禦封疆專事門戶一旦敗  
壞又棄而鼠竄令死汝手吾不及鄭虎臣矣遂殺之  
大掠而去所過淫掠人不能堪

大清兵抵杭士英又率所部奉弘光母后至紹興人

士猶未知弘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言  
士英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中之上考飲則  
進醪酥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  
則奉古董以彊場事托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掣  
扼之每一出朝招集七賴責官鬻爵四方狐狗服錦  
橫行茲事急矣自擁重兵不戰不守稱護太后之駕  
聖駕獨不當獲耶請斬士英之頭以為誤國欺君之  
戒又上書士英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不講戢守  
祇知貪黷酒色逢君門墻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  
不揚叛兵至束手無策強敵來先期以走急宜明水

一孟以謝天下時紹立魯王監國張國維首叅士英  
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見

大清兵渡江決計獻魯王為降計乃遣人守魯王守  
者病魯王得脫士英等擁殘兵數請隆武出閩隆武  
不許後士英適至台州山寺為僧

大清兵搜獲之斬于延平城下家口百餘悉給旗丁  
阮大鍼懷寧人曾祖鶚居桐城為浙江巡撫有惠政  
防倭靖寇浙人祠之而大鍼輕浮慆狡好作淫詞稗  
說不根之言自謂才華出人不可一世然有所批運  
輒成禍端故鄉里惡之萬曆四十四年成進士授行

人天啓元年考授戶科給事中三年陞吏科右給事  
中以憂家居與僉都御史左光斗同里有隙吏科都  
給事闕宜補大鍼廷議大鍼貪邪遂授魏大中輔臣  
魏廣微謂大鍼為正人薦之魏監又以李魯生薦大  
鍼等十一人復起用與諸奸相結光斗大中皆被陷  
多大鍼意也六年以殿工加太常少卿七年魏監誅  
大鍼論忠賢之罪且辨要典勅入臣名始附之又思  
脫之也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明年削籍論城旦罪  
暴于天下而大鍼居御鳴騶坐與偃蹇如故南中士  
大夫憤將達之御史成勇以上聞太鍼疑周鑣主之



恨之刻骨自是氣愈沮遂作酬詆瑣言以自解說匿  
迹南門牛首山不敢入城市奄奄待盡矣無何流賊  
破北京

大清驅賊定勛馬士英迎福王監南都賊故與士英  
善士英謂其知兵薦之賜冠帶陞見舉朝大駭高弘  
圖姜曰廣呂大器羅萬象唐兆恒陳良弼王孫蕃左  
光先尹民興皆連疏糾之不聽萬象疏有大賊實未  
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  
石語蓋指大賊所填詞曲而譏之也及召對稱旨陳  
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四着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陳遂

用為江防兵部侍郎尋陞兵部尚書賜蟒服一日百  
官望祭先帝大鉞獨後至且呼且哭曰致先帝殉社  
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之不足以謝先帝乃與士  
英授意鎮國中尉朱纒誣姜曰廣史可法等謀叛又  
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先光斗弟大鉞讐也又併  
逮周鍾雷縝祚于獄縝祚亦與大鉞有隙故反之又以  
梟中最切齒者十人上之曰此擁戴璐藩以圖不逞  
者又造為八十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羽翼也  
將一網盡馬士英曰時事方急姑緩之四月左良玉  
表甲東下南中震恐大鉞以為雷周所構不除之將

為內應中夜飛片紙賜死

大清兵抵南都弘光竄太平府二十里外大鉞來見  
欲入太平太平民不納走浙江

大清兵抵金華破之大鉞迎降督軍貝勒收令內院  
辦事至順昌得大鉞與士英等請隆武出閩為內應  
疏大鉞知不免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其屍

論曰惟庸革當太祖之世雷霆日月奚所容奸而乃  
慙不畏死自取覆宗可不謂愚乎若宇綵蒿志徒鋪  
腹遂忘身家蹈穿窬之徒耳廣微呈秀甘心塗面父  
事刑餘以濟一時之慾迄于馬阮猶黨獲不休顛狂

益甚其亦醉生夢死之尤者乎此輩獲罪神人固皆  
旋即誅戮然殃及靈園寸斷莫蔽其辜矣嗚乎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可勿戒哉可勿戒哉